



內篇全

逍遙游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莊子元印讀本 元

腎乃仙藥

性乃仙藥純陽之物也其性最得高麗之秘蓋

腎為精之府也精者血之源也血脈強則筋骨勁

陽子之聖藥也物以類聚者生身之宜用

以甘能平補陽也且能助氣及胃之功

必非不官用以其性極後賦帶雜化也

且止血下血傷陰也其性極平所貴以服



南華真經篇目
好夢公卿之評莊

第一卷

內篇

逍遙游

齊物論

第二卷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第三卷

大宗師

應帝王



第四卷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第五卷

天地

天道

天運

第六卷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第七卷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游

第八卷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第九卷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第十卷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天下

目錄終

莊子南華真經卷一

起

郭象注

內篇

逍遙遊

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

而為鳥其名為鵬

鵬鯢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夫之致以明性分

七卯七月後四日

起



至宗沐曰此篇直述

體大小二字乃其眼

頭一證一結奇崛不倫

袁宏道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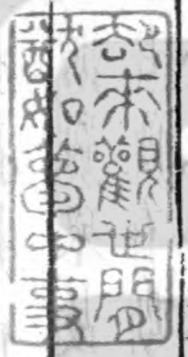
感篇所謂大小皆就

情量所及

言之耳聖

人知一已

之精量不足



郭象注

情量廣大
小爭斯無
往而不道
選矣

李贄曰此
篇以至物
喻至人前
後共二段

則言鯨鵬
而以至人
結之

孫鑿曰怒
字甚奇

王宗沐曰
突起引證

孫鑿曰一
李兩敘

抱朴子有
禹借齋諧

下智取常
重相而石

即似齋諧
息相吹息

字同三句
着得奇宕

况在中者
探鑿曰此

重日先
馬非也

如熱射
野馬一在

者也野馬
則空虛埃

色非真者
色非真者

則空虛埃
色非真者

色非真者
色非真者

色非真者
色非真者

色非真者
色非真者

色非真者
色非真者

色非真者
色非真者

色非真者
色非真者

色非真者
色非真者

之適達觀之士宏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
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

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非真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

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

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

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

是自然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

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

去以六月息者也

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

槍榆枋而止此此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此皆鵬之所為以飛

者耳野馬者遊氣也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

也亦若是則已矣

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

為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

此視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

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

子言志
則尚

及此意

古今意

言亦必

由後之

深也後

者宜早

味

層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後

此亦非人之視
且夫水之積也

切與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以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唐雁之曰
文轉折

爾過

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至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

鸞
鸞

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闕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逍遙也

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地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

中

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

第一節之二蟲又何知
錢曰以鴉鵲為道是給頭

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為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豈豈尚之所及哉自此以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各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

菌郡蟪位

積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大年閑心知閑
閑心知閑
言者但身
用大小中間
兩相承上生

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亦悲乎

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眾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眾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跛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

湯問棘 王宗沐曰 又突起引 証

百卷經

卷一

朝菌不知晦朔 蟪蛄不知春秋 楚之南有冥靈 以五百歲為春 五百歲為秋 上古有大椿者 以八千歲為春 八千歲為秋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 眾人匹之亦悲乎 夫年知不相及 若此之懸比於眾人之所悲 亦可悲矣而眾人未嘗悲此者 以其性各有極也 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跛 天下又何所悲乎哉 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 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 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 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 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

孫鑪曰以結語作起

孫鑪曰一詳一畧小具變法

孫鑪曰一詳一畧小具變法

孫鑪曰一詳一畧小具變法

孫鑪曰一詳一畧小具變法

孫鑪曰一詳一畧小具變法

孫鑪曰一詳一畧小具變法

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

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

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

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

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

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

之辯也

各以得性為至自盡為極也向言二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

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跋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

再出之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

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未能齊故有笑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審自得也

孫鑪曰至此則筆稍縱然縱而不失其嚴

秋樾

三子歲

馬聖

無事

字

結仍

字正

意

定乎内外之分

内我而外物

辨乎榮辱之竟

榮已而辱人

斯已矣

亦不能復過此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足於身故間於世也

雖然猶存未樹也未離是非於有所倚也

孫鑿曰此下更鍊階

唯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

冷然輕妙之貌

旬有五日而後反

苟有待焉則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

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自然御風行耳非自然未入於自然之數數然求之也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

劉須溪云
列子御風為
不可謂至
矣然未得
為逍遙也
御風其亦
未是直至
都會以待
而後行也
是亦不待
培風者亦
未得為道
遠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游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

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巨細乎。

故曰至人無已

無已故順物順物而王矣

神人無功

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針石。故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一，故無功。

聖人無名

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

方歸到

至人神人

聖人神人

其大

第三節 孫鑛曰：譽不勸是無名，未致福。

燭是無功無得，則無已。

堯西段俱在。

聖人神人。

名意法家
解穿聲

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由之也

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

劉辰翁曰
設者以見

賓乎

季人詎有

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其然邪夫與物真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

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

許由堯水冷
許由子堯

孫鑣曰華
語點綴妙

孫鑄曰冷語收有味

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天地雖異其於道造一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

魯辰翁三藐乃遠貌非山名

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

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

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俱食五穀而獨為神人明神人者非五穀所為而特稟自然之妙氣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

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孫鑄曰錯落如

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間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羣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雖澹然而

不待坐忘行忘忘而爲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

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

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爲狂而不信此知之聾盲也

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孫希逸曰
時是也女
與汝同

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爲物所求但知之聾盲者謂無此理

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

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礴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爲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爲爲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爲事然後能乎。

之人也物莫之傷

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

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已。况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辟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吉會。

言此人以目其

第五卷

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

前段才說堯舜行由如目為堯舜此段說陶鑄堯

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

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夫堯之無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

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外內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為至而不夷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無窮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

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

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拮

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

手之藥者世世以澹澹統為事

龜均

孫月華字不雨
既但見明大
才不可不用

斷也今多所
方所習教
或本此

其藥能令手不拘垢故常漂絮於水中也

孫鑰曰此處尚未盡鍊法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孫鑰曰此子多有此慮字法

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有安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逍遙也

孫鑰曰語天近今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爨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

劉辰翁曰此篇雖各逍遙而未及逍遙之趣直發端耳

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南華經

卷一

無所可用也直達也

大有之用可所無到歸

大有之用可所無到歸

夫小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

遠篇也

在也

齊物論

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物莫不

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嗒嗒焉似喪其耦

歡而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

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死灰槁木取其空冥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而自得吾所

王宗沐曰此篇長體本以齊物論為主却借風起後始入題四大柱入結中多顛倒紆散之語許字遠曰南華之言不可泥于常調疑者闕之而已唐順之曰此篇意在物我兩忘則是非俱泯

不能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子游常見隱几者而未見若子綦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

之乎

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

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籟簫也夫簫管參差官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矣况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

劉辰翁曰三句画子綦已盡

第壹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
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
體大矣故遂
以大塊爲名

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鳴

言風唯無作作則萬竅皆怒動而爲聲也

而獨不聞之寥寥乎

長風之聲

山林之畏佳

大風之所扇動也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柝似圈似臼
似洼者似汚者已上言地形之異

此畧舉衆竅之所似

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呬者諒者突者咬者已上風籟

此畧舉衆竅之聲殊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

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

厲風濟則衆竅爲虛

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虛實雖異其於各得則同

至宗沐曰只是形容風字而用字奇怪不常此莊子筆力處孫鑛曰以聞起以見夜固具互見文法

唐順之曰此處便含是非混肴意

楊慎曰莊子地類一區筆端能画風捲卷而坐猶覺琴瑟之在耳然七月之詩感發二字間妙含蓄入莊子画風之

祖
劉辰翁曰
說了許多
竅穴若無
調調刀刀
則林稍之
披靡如有
遺失

唐順之曰
自起自止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

答地籟

調調刀刀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刀刀獨非乎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

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

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天且不能

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

此天道也

答天籟

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籟也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

此蓋知之不同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此蓋言有知有言是也而後也便是無中生有上知分知此知語之異一語之言通論小言偏解天下身皆有不分優劣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伏立知言案

劉辰翁曰此十六字便盡是非底蘊

有知有言有知有言有知有言

下知先提心字

董子歷指
揖聞志

此蓋寤
寐之異

與接為構日以心關縵者密者

此蓋交
接之異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此蓋恐
悸之異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

勝之謂也

此蓋動靜者德為是非起見心關之謂也

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

其衰殺日消
有如此者

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

其溺而遂

其厭沒於欲老而
愈逾有如此者

死之人復回春生機矣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其利患輕禍陰結

遂志有如此者
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

此蓋性情
之異者

劉辰翁曰
六字名狀
又微

孫鑛曰兩語階收絕妙

再作字... 樂出虛蒸成菌

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無方自此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

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自然彌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言其自生

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夫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而然耳

已乎已乎日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言其自生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

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

而不知其所為使

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為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

君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萬物萬情趣舍不同有若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

可行已信

今夫行者信已可得行也

而不見其形

不見所以得行之形

若有無形
鐵曰一句

唐順之曰
人自分彼
我不知皆
造化之所
使也
孫鑛曰因
論情之無
形復辨形
之不能得
情

有情而無形

情當其物故
形不別見也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

付之自然而
莫不皆存也

吾誰與為親

亦至手刻中閱見品親厚者為符 第二層

直自
存親

汝皆謝之乎其有私焉

抑有可親乎 第三層

皆說之則是有私也有私則不能賅
而存矣故不說而自存不為兩自生也

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存我身中皆為服役于我乎 第三層

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
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失矣故知君

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
自然豈直人之所為哉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 不相統攝乎

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為不足以相治也相
治也者若手足耳目四肢百體各有所司而更

相御
用也

其遞相為君臣乎 抑相統攝乎 第四層

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若天之
自高地之自卑道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遞哉

雖無錯於當
而必自當也

其有真君存焉 遞相為君臣乎 第五層

任之而自爾

則非為也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序順曰
莫錯認主
人翁
又曰情作
秋字訓天
機不可人
為也

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皂隸猶不顧毀譽
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
幸之賒以下冒上物喪其真人忘
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
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

言物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終而愚
者抱愚以待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
乎

羣品云云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
莫能自反此比眾人之所悲者亦可悲矣而眾

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然故
也物各性然又何物足悲哉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夫物情無極知足者鮮故得此不止復逐於彼
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死而後已故其成功者
無時可見也

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至于疲困
蕭然不知所以好此之歸趣云何也

人謂之不死奚益

言其實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孫鑣曰此
段章法却
工鍊人佳
覽

第三節

月卷

卷一

七

言其心形並馳因而不及此於凡人所哀則此
真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為哀則凡所哀
者不足
哀也

此段意有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

者有皆我
自君
人

者乎

凡此上事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今夫
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
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不由知
則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

惑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

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
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
而自

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
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
生哉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
順之

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

獨且奈何哉 第四節 成心有是非

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為有以此以無有為有也惑
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
也

林慮齋云
知竹古留
王稱須讓
以代為賢
者於以成
物匠在
切此否雷
二子仲後
許多讓
三昭曰
非乃物
初求成
有是此
為之肯
物獨

物獨以不
皆由乎
卷一
二

唐順之曰
吹出十自
然而言者
則有意于
言矣故曰
言非吹也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

各有所說之理
故異於吹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之所是我又非
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

果有言邪

以為有言邪然
未足以有所定

其未嘗有言邪

以為無言邪則
據此已有言

其以為異於穀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夫言與穀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也
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
莫知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
真偽是非之名紛然而起

道惡乎往而不存

皆存

言惡乎存而不可

皆可

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

孫鑪曰此
下救段似
俱未盡鍊

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

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

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

彼

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生方可

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夫死生之變猶春夏秋冬四時行耳故生死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也彼者方自謂死也彼者方自謂死也彼者方自謂死也

以明
鏡曰提明
字暗接上
知字

唐順之曰
伊是二字
作彼我訓

後曰彼是方生
且說也而相
者意彼是
非即生死之
也彼者方自
方生何者彼

彼是無耦矣。自謂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是謂死為生。則無死矣。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
因是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夫懷器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
是亦彼也。因是

我亦為彼所彼

彼亦是也

彼亦自以為是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此亦自是而非。彼亦自是而非。此此與彼各有一是一非於體中也。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今欲謂彼為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為是。而是復為彼。所彼故彼是有無未果定也。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無是無非也。無是無

非故能應夫是非是
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

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

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

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

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

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

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

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

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

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殺亂明

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二致耳仰觀俯

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

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司於

自得而無是無非也

可乎可

不可乎不可

道行之而成

第六節知常之明因

是以齊之

徐常吉曰

公孫龍子

有白馬指

物二篇三

謂白馬非

馬莊子似

對此辨林

解馬為情

塞之等太

謬劉說亦

費唇勿

無不成也

物謂之而然

無不
然也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

然物固有所可

各然其所然
各可其所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

恢愧憍怪道通為一

夫莛莛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
齊形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恢愧憍怪各

氣辰翁曰
既謂之恢
謂諸怪自
不必復求
其理

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
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為一也

其分也成也

夫物或此以為
散而彼以為成

其成也毀也

我之所謂成而
彼或謂之毀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夫成毀者生於自見而不見彼
也故無成與毀猶無是與非也

提庸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

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此正講齊物論

夫達者無滯於一故忽然自忘而寄
用當於自得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
適得而幾矣

幾盡也至理
盡於自得也

因是已

達者因
而不作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
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

曰狙公賦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

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

是也

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不
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衆狙之或
因所好而自是也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莫之偏任故付
之自均而止也

是之謂兩行

任天下

之是非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

第言焉

莊子不采理

以言采理

視此正何

理言也

子亦相與

等者以又

相近也

劉辰翁曰
司馬德操
稱好近是

知者者名作半如不物者名似起在處起氣後成道如作多可別要

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且未始有物之時則一而已本無成虧
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
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

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
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

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
雖未能忘彼此猶能

忘 誠前是提非也字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
無是非乃全也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
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我也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有之與無斯

不能成知乃至 此又自成虧論 謂曰又接二句又生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出也

不鼓琴也 是有成與虧的樣子又取一師授作佐修地聰明如

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弦雖有繁手遺聲

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

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

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杖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

子之知幾乎以道德而據梧者有所好者有所明各自為有成實

第七節知
有明之謂之
知即知事
之明

是也非也成也
虧也道也皆
知所現

故字作劉辰翁曰
亦不知耶
氏是誰誠
琴何見但
覺語意動
盪隨物著
情

孫錫仁裝
語甚工階
信言以明有鬼
有為則有成虧
有鬼則有成虧

成。三子一
技。如。何。其
示。要。于。初。身
無。成。也。

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辨非已所明以明之故
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
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

賴其盛故能久
不爾早困也

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

言此三子唯獨好其
所明自以殊於眾人

其好之也欲以明之

明示眾人欲使

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

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
故也之道術終於昧然也

是子之明好辨為故明
之明如不知非所明而
明焉是欲于堅白之
昧而不悟也

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

昭文之子又乃終
文之緒亦卒不成

文子之學主務綸終也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
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

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則萬
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
已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
遺也今三子欲以已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
乎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

林本曰以惠子
說其子之明也
載于善白者
福緒竟無而
諸解非

庸此之謂以明

第七節

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
愧備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衆人
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
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屬奇
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

則用雖萬殊然自明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

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聖辰翁曰
此樣是字
皆不必做
實字看只
做自著書
便見

第八節有
言則有通
與通則因

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
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而彼以無為非其
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
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為類則
是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
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

無遣無不遣而
是非自去矣

雖然請嘗言之

至理無言言則與
類故試寄言之

有始也者

有始則

有終

有未始有始也者

謂無終始
而一死生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
自齊斯又忘其一也

若言無是非之理金進而金深直也

周子太極圖後個會極傳者以為子
弟履之極不知聖極之上尚有無名之
儒未嘗道得 錢曰既曰無如何太極

上有無之此極元為
能置大約是三山林本

也

有有也者

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

有無也者

有無而未知無無也則是非好惡猶未離懷

有未始有無也者

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

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也

四萬云離也
言之意

今我則已有謂矣

謂無是非即復有謂

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胸中也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

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唐順之曰
因真起妄
猶妄喪真

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太山不過於秋豪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

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豪為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螻蛄不美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

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

萬物萬形同於自得其得一也

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矣

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

而況其凡乎

夫以言言一而非言也則一與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况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

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

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三况尋其未數其可窮乎

無適焉因是已

各止於其所

夫道未始有封

第八節

謂字遠三
立個是字
便有疆界
李替曰上
文歷言因
是此又就
因是二字
提起

真然無不在也

言未始有常

彼此言之故是非無定主

為是而有畛也

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

請言其畛有左有右

各異便也

有倫有義

事物有理而事理安

有分有辯

羣分而類別也

有競有爭

並逐曰競對辯曰爭

此之謂八德

畧而判之有此八德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而說彼我非此又別

夫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若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八畛同於自得也

獨辰翁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最是打垂在莊子則止干其所不知者專又快

活也

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以強天下之知

陳其性而安之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是非未勝

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衆人也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

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已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也

曰何也聖人懷之

以不辯爲懷耳聖人無懷

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已所知以示之

夫大道不稱

付之自稱無所稱謂

大辯不言

已自別也

大仁不仁

無愛而自存也

大廉不嗾

夫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其嗾也

錢曰史記陸士傳嗾之律嗾者言衝不足之意也嗾者文元年詔曰天下人民未有嗾志嗾者

林希逸曰嗾藏物曰嗾國語曰嗾嗾之德不足就也

大勇不伎

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而不往

道昭而不道

以此明彼彼此誤失矣

言辯而不及

不能及

其自分

仁常而不成

夫物無常愛而常愛必不周

廉清而不信

激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真廉也

勇伎而不成

伎逆之勇天下共疾之無敢舉足之地也

五者因而幾向方矣

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冀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學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偏尚之累去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不知則在者始有物者夫德者君子人其知有不足矣

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止於所知之內而至也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

浩然都任之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

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虛之變也

而不知其所由來

至理之來自然無迹

此之謂葆光

如其自明故其光不弊也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

釋然其故何也

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間以起對也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

夫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

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

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

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夫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

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德所安無遠近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

此言言在

第在言又

不言言只

道乃不知

劉辰翁曰此言非

之大者也

有取不必

德能治而

不必治也

及言非何

手曰彼三

子胸中不

萬物畢照

有卷經

卷一

三十一

云服子此章
即家見問
者不祥之意

第十一篇
知至而不知
只為是非
不定

不當而我

此即無不始也

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

知之

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

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羣才之自當

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

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

雖然嘗試言之

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

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

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為不知矣夫蜻蜓之知非於轉丸而笑蜻蜓者乃以鯨合為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所謂不知者直是不同耳亦自一家之知

且吾嘗試問乎女

已不知其正故試問女

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

王維慎曰
帝情異采
子書一錄

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

此畧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

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

知正味

此畧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

後獮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鱣與魚游毛嫱麗姬人

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

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此畧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 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

正謂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

知其辯

夫利於彼者或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無窮則 是非之竟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

蕩然俱得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未能妙其不知故猶嫌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

王倪曰至人神矣

無心而無不順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

劉辰翁曰從戾入深從是非及好惡從好惡說利害從利害入生死所謂齊也

振海而不能驚

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蘊介於胸中也

若然者乘雲氣

寄物而行遊之未嘗非我動也不

騎日月

有晝夜而無死生也

而游乎四海之外

夫唯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也

死生無變於已

與變為體故死生若一

而況利害之端乎

況利害於死生愈不足以介意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

於務

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也

不就利不違害

任而直前無所避就

不喜求

第十一節

孫鑛曰此子之學本字子夏所稱夫子多係孔子

第十三節即證
生夢覺見白
不齊

求之不喜
直取不怒

不緣道

獨至
者也

無謂有謂有謂無謂

凡有稱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
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無謂也

而游乎塵垢之外

凡非真性
皆塵垢

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

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

孫續曰聽
從二字雖
初然頓覺
字模

寓言

而求鴉炙

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耶尚而求時夜見彈彈

尚
九

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
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熒雖復
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熒至竟故聖人
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
天而不逆計放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鵲子
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無異
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鴉炙之實惟夫
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獲是
以詳非皆逆
計之徒也

予嘗為女妄言之

言之則孟浪也
故試妄言之

唐順之曰
對痴人說
妄

月
卷

卷

三十九

女以妄聽之奚

若正聽妄言復為太早計也故亦妄聽之何

旁日月挾宇宙

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譬也

為其脂合置其滑湣以謀相尊

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湣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脂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脂然無波際之謂也

衆人役役

此言衆人之役役也

聖人慧菴

錢云聖字而理獨慧眼生眼時方到此地位參方

菴然無知而

歲而一我純巾不奈方年者也

參萬歲而一成純

純者不雜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變而衆人謂之雜矣故役役然勞形怵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菴然直往而與變化為一一變化而常游於獨者也故雖參採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

萬物盡然則是非不起矣

無物

不然

而以是相蘊

聖人慧菴 以分相親以 勸相親也 人則一切置 之此也情上 事也即後 後取人思 菴此道情上 事也成純 全成德也

後曰世合常 滑之自也 逝于聲華

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

死生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

化相背故未知其非惑也

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

下證

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夫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

玉宗冰曰
新奇入譬
孫鑛曰文
勢甚跌宕
而矯健

泣也

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況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蘄求也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

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則何係哉

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夫夢者乃復夢中占其夢則無以異於寤者也

覺而後知其夢也

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為方生而憂死哉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夫大覺者聖人也夫大覺者乃知夫慮慮在懷者皆未寤也

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

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然以所好為君上而所惡為牧固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陋矣

矣

獨辰翁曰君乎牧乎謂舉世盡夢方切切然有擇于此厥哉

丘也與女皆夢也

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

予謂女夢亦夢也

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是以為夢猶未寤也况竊竊然自以為覺哉

是其言也其名為平詭

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弔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言能脫然無係而玄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

李贊曰無不是夢以何為覺此皆弔詭妄言之誰能聽之意者大聖出焉

又翻死生者也希也倫

劉辰翁曰起得也好

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

若而皆

汝也

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

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

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

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黷闇至竟莫能正之

故當付之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

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

蘇轍曰甚明白痛快第稍嫌繁而衍後秋水篇文氣天類此

第十三節又

終是非分而亦如無之而末正也

同故是之未足信也

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

之

異故相非耳亦不足據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

之

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

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王維楨曰公榮飲酒語辭之此

劉辰翁曰妙在而待

彼也邪

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昌黎

有為悟

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

何謂和之以天倪

天倪者自然之分也

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

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

辯

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辨無辨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是非之辯為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生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

無特操與

罔兩景外之微陰也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研鑿曰精罔有致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罔兩景外之微陰也

有為悟

卷一

四十一

篇末

獨辰翁曰
待有所待
其精相待
之無旁而
實者皆無
所待則俱
空矣

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
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世之不知齊物者
謂之無待

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
極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

吾待蛇蚺蝮翼邪

若待蛇蚺蝮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
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
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
不足以物象形故明乎象形之自物而後始可
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
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化者無主而物各自
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

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
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
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
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
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其成乎
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
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
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已莫不自爾吾安識
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
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
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一
然其所尚已存乎胸中何夷之得有哉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

將見
作譯

自快得意

悅豫而行

不知周也

現身說法

孫鑿曰
酒有逸韻

有卷經

卷二

四十五

續曰古語
第一節吾我
之

袁宏道曰
夢中之榮
悴醒時不
相續醒中
之悲喜夢
時亦不相
續空中之
花可以道
無亦可以
直有
徐希吉曰
通補俱釋
夢論如此

蝶夢者為
誰故必以
已齊之而
後謂之物
化

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
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戀
死矣由此觀之知夫
在生而哀死者誤也
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

自周而言故稱覺
耳未必非夢也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
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
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
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辨也今所
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定也

此之謂物化第十四節

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
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
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
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
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

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此之謂物化第十四節
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續曰古語
第一節吾我
之

徐常吉曰
養生王是
出世凡人
間世是任
世決
袁宏道曰
天下無一
物不養生
者亦無一
刻不養生
者又曰養
生者有三
家釋曰無
生儒曰立
命道曰外
其身而身

莊子南華真經卷二

內篇

養生主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
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

所稟之分

而知也無涯

及為之也必使

夫舉重攜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
名好勝者雖復絕脊猶未是以慊其願此知之



郭象注

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滅於真極。真極者，任其至分而無豪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已。此養生之主也。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不知救知，殆矣。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三句韻。

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
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解：督，脊中；緣，沿也。習氣，習性也。中，中也。保，養也。全，完也。親，親也。

順中以養親，為常也。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養親以適。

可以盡年。

苟得中而真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徒過於盡年而已矣。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莫不中音。合於

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開解盡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

詩心子遠曰：養生之要在緣。

賢以為經。

第一節

正理

三言即三言

工之至殆無一字不

高唐牛

子思肩假

八言如言

劉辰翁曰
看疑多了
此句

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直寄道理於技耳

亦好者非技也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未能見其理間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但見其理間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闡與理會

官知止而神欲行。

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

依乎天理。

不橫

批大郤

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

導大窾

節解窾空就導令殊

因其固然

楊慎曰：知粗沙中魚尚謂假結愈中之於女當精微如此

刀不妄加

技經肯綮之未嘗

技之妙也常游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也

而况大軋乎

軋戾大骨劍刀刃也

良庖歲更刀割也

不中其理間也

族庖月更刀折也

中骨而折刀也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

發於硯

硯砥石也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硯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

交錯聚結為族

怵然為戒視為止

不復屬目於他物也

勳刀之地即錫習目之經

孫鑄曰項揆氣又舒徐許字違口韜子遺

如此

劉辰翁曰
行爲又好

行爲遲

徐其
手也

動刀甚微。謀然已解。

得其宜則

用力少

如土委地。

理解而無刀
迹若聚土也

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

逸足容豫

自得之謂

善刀而藏之。

孫鑪曰
句收妙

拭刀而
藏之也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刀刀可養故

知生亦可養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介偏別
之名

天與其人與

知之所無奈何天

也犯其所知人也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

偏別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則

是知其無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

第一
劉辰翁曰
此結却是
計無窮

孫鑪曰奇
有語

徐常吉日
有與猶云
無獨必有
對意

則心神內困而形骸外
弊矣豈直偏別而已哉
人之貌有與也
天之主其與也
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
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
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李善曰
不可近也
天之所刑
不可逃也
此右師所
以知天也
言則澤雉
初豈斷乎
樊中

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
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
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
奈何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
不斲畜乎樊中

王維貞曰
二句蘭亭
中為警策
直名理也

斲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
造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

喻言二

神雖王不善也 第三章 通取若為鬼與近刑

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
雖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
忽然不覺善之為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

人弔亦弔
人號亦號

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怪其不倚戶觀
化乃至三號也

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

至人無情與衆號
耳故若斯可也

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
雖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
忽然不覺善之為善也

通辰翁曰
此語最近
天無情情
無哀樂

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

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

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

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
上在故致此甚愛也

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天性所受各有本分
不可逃亦不可加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感物大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將馳騫於憂
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

適來夫子時也

時自
生也

適去夫子順也

理當
死也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夫哀樂生於失得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
不安無順而不處真然與造化為一則無往而

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
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

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
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

續曰三字為一節短為險勢

安時處順正
是生有誰知
望在後世

第四節

孫鑛曰三
辭絕工妙
第指字終

南齊書

卷二

七

五節寓言止
意進一步

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
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
絕明夫養生乃

不知其盡也

所以生也神無死也者箇元神便是生也一息一得

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
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
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
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人間世

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世
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隨變所適
而不荷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

季齊曰言顏回之
齊夫言集

王宗沐曰此篇由盡
人情故命
篇曰人間
世

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

不與民
同欲也

輕用其國

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
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也

而不見其過

莫敢
諫也

輕用民死

輕用之
於死也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焦馬以食量

公使齊三
言顏回傳
太子皆人
問世之大
者
孫鑛曰密
于子暴疎
于庖丁蓋
未盡鍊法

孫鑛曰着
若焦二字
于句尾特

奇附
徐常吉日
死者以國
量為句

唐順之日
思欲也

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
稱數視之若草芥也

民其無如矣

無所
依歸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

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

殆往而刑耳

其道不足
以救彼患

夫道不欲雜

宜正得
其人

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諱曰可救

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
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

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

有其具然後
可以接物也

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

不虛心以應物而後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
已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真寄妙當於羣
木功名歸物而患慮遠身然
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

乎名知出乎爭

名

南齊書

卷三

七

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名善也。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夫名知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興。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

劉辰翁曰
未達人氣
四字最精

且德厚信實見未達人即名氣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

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

美也

夫投人夜光鮮不案劍者未達故也。今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強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

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嚮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逆也。

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適不信受則謂與已爭名而反害之

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

有以異

苟能悅賢惡不肖聞義而服便為明君也。苟為明君則不苦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

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闔其捷

許平遠曰
世之交淺
言深反取

困屈者其
景象殆十
占一律托
文如畫

孫鑛曰特
奇肆

王宗沐曰
此篇各問
体文精鍊
隱約難讀
所以為莊
子之文

而目將熒之
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
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辯以詎諫飾非也

而色將平之
其言辯捷
使人眼眩

口將營之
不能復自
異於彼也

容將形之心且成之
自救解
不暇

乃且釋已
以從彼也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適不能救乃更
足以成彼之盛

順始無窮

尋常守故
未肯變也

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未信而諫
雖厚為害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

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

居下而任上之憂
比干非其事也

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

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而求實無已皆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

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乃復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

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見暴人自用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

正其形而虛其心也

勉而一

言遜而不一也

則可乎曰惡惡可

言未

夫以陽為充孔揚可也

言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外強禦之至也

采色不定

為堯怒怪忽左右無常

養生處實

習習

常人之所不違

莫之

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夫頑強之甚人以快事感已已陵藉而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也

言乃少多無

將執而不化

將執而不化也

故守其本意也

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外合而內不訾即向之端虛而勉一耳言此未足以化之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楊子云王德若此

顏回更說

此三條也三者皆有心乎求合

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

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

不善之邪

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也

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

依乎天理推已性命

若嬰兒兒之直往也

錢子曰時時解
指暴人視余
為亦上務而
勤而一采色
露而求感彼
日漸其德且
成也豈溫良
恭儉禮智得
王者必以文
曰然則我云
方接得去

孫鑛曰三
以精鍊而
既深可
玩味

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

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為也。

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

成於今而比於古也。

其言雖教，謫之實也。

一字一句讀屬聲。

雖是常教有諷責之旨。

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

奇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

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

多政法而不謀。

林何作問謀，謀者謀也。多而不謀，則入身。入身則入身，入身則入身。

常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冥也。

雖固亦無罪。

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

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

身自心志字字屬非。

罪則無矣，化則未也。

猶師心者也。

孫鑄曰：先生下字每故為險阻，所以奇態。

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

劉辰翁曰有字絕句應上無字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

夫有其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也

易之者皞天不宐

以有為為易未見其宐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

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

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

去異端而任獨也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遺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

未使心齋故有其身

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

王宗沂曰一為止此一字為無

唯道集虛人應也只是著物無心類子而無皆有心始終二字

既得心齋之
使則無其身

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

無感其名者死

聖人自名則不以名相執其于前德有子名及好名

放心自得之場
當於實而止

相入則鳴不入則止

譬之官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
無心而應者任彼耳不強應也

無門無毒

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
之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
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也

則幾矣

理盡

絕迹易無行地難

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
無為則易欲為而不傷性不可得也

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視聽之所得者粗易欺也至於自然之報細
故難偽也則失真者不全亦少失真多者不
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
者也而欲違天為偽不亦難乎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

徐常吉曰

此篇若充

孔場無門

無毒之數

多是呢句

似不必強

孫鑛曰精
而有語

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
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也

瞻彼闕者。虛室生白。白之虛乃在明於室。隙而生白也。

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
虛室而純白獨生矣

吉祥止止。

夫吉祥之所集
者至虛至靜也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為以應坐之日而
馳騫不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已困矣豈能化

哉物

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

乎。

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
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昧之責而況人間

之累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

終而況散焉者乎。

言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
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

謂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為而得者則欲
賢可以得賢為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

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
見因欲為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為生

第一節

之曰
內通
狗耳
目通

孫鑪曰此
下有味歎
意適而饒
致

顏回曰視不
召而往視

不可棄之殿

說亦君命而

畏之者

世不可好名者

事也

擇錄曰能
語其陰有
意

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難婁之明見耳而責師曠
之聰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身處不
適則與物不真矣不真矣而能合乎人
間之變應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

重

重其使欲
有所求也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

恐直空報其敬而
不肯急應其求也

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

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而其人

夫事無小大少有不
言以戎為懽者耳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

夫以成爲懽者不成則怒
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

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人患雖法然喜懼戰於胸
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

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足
以患心者唯有德者乎

吾食也執粗而不減饜無欲清之人

對火而不思涼明
其所饜儉薄也

劉辰翁曰
說得甚婉
痛而苦切

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

所饌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為

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

必有人道之患是雨也

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網罹於外也

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

也不可解於心

自然結固不可解也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

千人聚不以一人為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

宜

是之謂大戒

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

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

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

唯南排網

孫鑣曰文氣平雅

從應侯對秦

加辰翁曰不可奈何非裝颯之謂也其曰如此

至也。

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真然以所遇為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為一而無休戚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况君親乎

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

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有身哉

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直前耳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第二層

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

遠則必忠之以言第三層

遙以言傳意也

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第四層

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第五層

溢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也

凡溢之類矣第六層

嫌非彼言以傳者妄作

望春陰陽
患

孫贖曰語不奇而氣裕甚

世字他本有

妄則其信之也莫第七層

莫然 疑之

莫則傳言者殃第八層

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

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

且以巧關力者如平陽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

常卒乎陰本共 好戲

太至則多奇巧不復 循理

以禮飲酒者如乎治尊卑有別 旅酬有次

常卒乎亂湛酒淫 液也

太至則多奇樂淫流縱橫 無所不至

何處何處何 至朝受命而 夕飲水也

理慎目相 辨語

何處何處何 至朝受命而 夕飲水也 理慎目相 辨語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矣。

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

夫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也。

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故遺風波而弗行，則實不喪矣。夫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

獸死不擇音，氣息惓然，於是並生心厲。

譬之野獸，蹶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莽然暴怒，俱生疵疵，以相對之。

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

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剋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也。故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場，不

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

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齊詣也。

故法言曰：無遷令。

傳彼實也。

王維慎曰：看他下風波二字便見莊子。

先言也世之徒後言也世之徒道

鐵言於後世左傳魯死於後世陰和聲於後世解事也

無勸成成敗皆可遠觀傳自實耳

任其惡言固不可或至言存聽其久而自成

過度益也

益則非任實

遷令勸成殆事

此事之危殆

美成在久

美成者任其時化磨之種植不可一朝成

惡成不及改

彼之所惡而勸強成之則悔敗尋至

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

寄物以爲意也

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

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矣斯接物之至也

何作爲報也

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爲爲齊作意於其間哉

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直爲致命最易所以喜怒哀施心故難也

以上卷人道
志日事
解

林布逸曰

其德天殺

猶言天奪

二三言言但有

而不可改言言

言世道

借前論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身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

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已縱其無度則亂邦

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

不知民過之由已故罪責於民而不自改

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

正女身哉

反覆與會俱所以為正身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

形不乖違和而不同

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

就者形順入者還與同

和不欲出

和者義濟出者自顯

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

若遂與同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慎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

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奴為孽

孫鑄曰出二字非作

自顯和之且有舍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
勝已妄生妖孽故當悶然若晦玄同光塵然後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哇亦與
之為無町哇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

於無疵
不小立圭角
以逆其鱗也

女不知夫螻蟻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
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夫螻蟻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領非敵耳
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彊當其任即螻蟻之怒

屬辰翁曰
看他問一
得十愈精
愈明

孫鑰曰語
意俱妙

臂也

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積汝之才伐汝之美
以犯人此危殆之道

女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

之怒也

恐其因有殺
心而遂怒也

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

方使虎自齧分之
則因用力而怒矣

時其饑飽達其怒心

眼雨馬有時
遂王則馬有時
忽吸...
平淡時...
能達其怒心而
已遂...
手騎寵...
成四矣...
百率...
卷二...
三五

勢...
勢...

溺是也。知術者即見其類。人可矣。知而世道此下。節又言不用更高著。

知其所以怒而順之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蜾盛溺。

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也。

適有蚤。蚤僕緣。

僕僕然羣著馬。

而拊之不時。

雖救其患。而掩馬之不意。

則缺銜。毀首。碎胸。

掩其不備。故驚而至此。

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意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致毀碎。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

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

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

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

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

孫鑄曰此節設三層作結語

第三篇

孫鑄曰不甚深而錯落有風度是語多附

匠石以木者不可用
了教而輕者
明者朝其不知
散木

玉維楨曰
見德診夢
奇情迭出

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楫櫂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構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不在可用之數故曰散木

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

凡可用之木為文木

夫相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

本實事實

利者其害

道天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此。

物皆以自用傷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

數有瞬睨已者唯

今匠石明之耶

為予大用。

積無用乃為濟生之大用

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若夫用久見伐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

接應物字

承上句用者多不能自全也雖有用亦

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以戲匠石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

猶嫌其以為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已。此木不為社，知不至於剪伐也。

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

社自來寄耳，非此不求之為社也。

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

言此木乃以社為不知已，而見辱病也。豈榮之哉。

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

本自以無用為用，則雖不為社，亦終不近於翦伐之害。

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

彼以無保為保，而眾以有保為保。

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利人長物，禁民為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泊然不為，而羣才自適用者，各得其叙，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譽之，無緣近也。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

隱將芘其所賴。

其枝所蔭，可以隱芘千乘。

其枝所蔭，可以隱芘千乘。

孫鑣曰：使人譽屬蓋，陸沉之意。

董曰：匠石不知木

之無用者，有用

而後自斲，不

下石材，是為

者詬厲也。後注皆誤。

第四節

孫鑣曰：生類語好。

李贄曰此亦言不材之木而終

之木而終

結上文商

血樑社起

下荆氏

疑落數字

是任語下

疑落數字

孫鑪曰弟有生字點注便覺有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

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

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

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

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精神

視聽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扞夫何

之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有云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

也

我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

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旁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

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才之患也

有材者木

故解之以牛之白糝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

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

此皆巫祝以知之矣

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

月卷

卷二

三九

劉辰翁曰看兩段重

自無解之

以下豈不

索然作者

自別

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

此句語意難解

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不材為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

揚慎曰造語便奇

下親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

會亦指攝

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

上，兩髀為脇，控鍼治繃，足以餬口。鼓箎播精，足以

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

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

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

不在作役，故

幅支離圖

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役則不與，賜則受之。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

離其德者乎。

此言多用，人隨在而得見用也。

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羣才，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悶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

之衰也。

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耳。世之衰盛，蔑然不足覺，故曰何如。

第六節

百卷經

卷二

三

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其本不自我，我後天下有心人

趣當盡臨
時之宜耳

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豈為治亂
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
忘生而不死。

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僅者，此外多事也。詞多悲愴。

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
時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

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
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

自用為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
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
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
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
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
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崖傷性，心以欲
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為之至易，而知彼有為之
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
世之常
患也。

世本知而避，下乎事也，當避也。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
之，雖重不盈鎰銖，有不勝任者矣。為內福也，故
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至
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

有材避世，地則棘藿。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有其已而
歸物與物不真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
彼之自明不德我以歸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
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為一而內
外同

自昧其明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自昧其明也却不自也謂遇

唐順之曰迷陽晦其明也不昧其明則傷吾行

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

吾行卻曲無傷吾足

曲成其行各自足矣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

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鐵草蟲之類行白蠟不教而足者大有益而水若山間人食之

結素無用而用係系下指也

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絕然不覺妙之在身也

德充符老子有言身不大有患為我身自全

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外內玄動見心其究竟則官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天地府萬物而終假于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弟子多少蔽孔子

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

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各自得而足也

李贄曰言德之符而首率兀者王駘等言之以其忘兀也孫鑠曰造語淨

道也謂德充符

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

惟其形殘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
身形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

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
耳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

引天下而與從之

夫神全心具則體與物冥與物冥者

天下之所不能遠矣但一國而已哉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

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

人雖日變然死生
之變變之大也

林希逸曰
王字作王
天下之三
清

而不得與之變

彼與變俱故生
死不變於彼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斯順
之也

審乎無儼

明性命
之固當

而不與物遷

任物之
自遷

命物之化

袁宏道謂
蕉落心空
緣去識忘
熱去菌枯
溫盡形壞
向非覺明
真常客于
其中一見
白骨立見
儼什證此
大是名證

作生句奇
亦大矣
若然
引天下而與從之
夫神全心具則體與物冥與物冥者
天下之所不能遠矣但一國而已哉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
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
人雖日變然死生
之變變之大也

以化爲命
而無非也
而守其宗也

德充符曰：見唐華元，乃夢寐而覺，皆以化爲命。今即此極觀，學爲說，蓋由真宗，形骸亦

不離至
當之極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恬苦之性殊則
美惡之情皆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雖所美不同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

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美已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于昆蟲，莫不皆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通混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無曰我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無是，無是無非，混而爲一，故能乘變任化，迺物而不惜。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宜生於不宣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宣，無不宣，故亡其宜也。

而遊心乎德之和。

都亡宜，故無不任也。都任之而不得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天地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擴然無不適也。

孫鑠曰：此等語初出，甚奇，在今時則所謂了不異人意。

劉辰翁曰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而不
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
為我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
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
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為一既觀其一則說然無
係玄同彼我以死生為齟齬以形骸為逆旅去
生如脫履斷足如遺土吾
未見足以纓弗其心也

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

嫌王駘未能

得其心以其心

嫌未能遺
心而自得

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

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
平往而與物過常故使物執之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為止以求鑑也故
王駘之聚眾眾自歸之豈引物使從已

唯止能止眾止

動而為之則不
能居眾物之止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夫松柏特稟自然之鍾氣故能為
眾木之傑耳非能為而得之也

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

正天字

唐順之曰
兜搭一止
萬事皆止

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為松
 柏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耳
 若物皆有青全則無貴於松柏人
 各自正則無美於大聖而趣之
 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幸自能正耳非

為正以正之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

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非能遺名
而無不任

而况官天地府萬物

真然無
不體也

劉辰翁曰
孰意念間
證得親切
有理

此篇論守宗
保始一知所知
而心未嘗死乃
性命之靈樞一
藏佛乘云云

直寓六骸

所謂
逆旅

象耳目

人用耳目亦用
 耳目非須耳
 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真此知之
一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
心之未嘗死也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

以不失會為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
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

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能若者念心
數以核之
者更當精研
整抗于生死間
頭蘇林地
警勇夫有不懼
之實自若保身
研心於象以核
會得理會生
能若者念心
此其意也

其恬淡故全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

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律身相應子先出則我止有因身必入

羞與刑者並行

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

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

乎其未邪

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記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常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

孰政便謂足以明其不遜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

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自若人若後

笑其矜說在位欲處物先

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

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

是不亦過乎

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真過也

孫鑄曰造

語絕鍊淨

然意不甚

深筆氣淺

妙頗似列

子

願曰按引御氣

為伯昏無人射

御氣鄭儒之時

人在子產後百

射笑伯昏

與人言曰為子

產陽子大抵

莊子多寓氣

不必言自有

夢。鑄曰此

後莊子倒也

惟望其言其

事或無其人矣

唐順之曰

取大猶言

專信也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若是其形殘

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言不自顧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故不足以補形殘之過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

多自陳其過狀以已為不當亡者衆也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默然知過自以為應死者少也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

作是存亡說

三句三等

揚慎曰精沉語自不類

之殼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德者中也也者命也

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為殼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

遊於羿之殼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

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為為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

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

起行止動靜趣舍性情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

皆不知命而有斯笑

我怫然而怒。

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又未知命也。

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廢向者之怒而復常。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

此取于先生句末。

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為能自反邪。斯自忘形而遺累。

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忘形故也。

此不自知身兀。解方引又遺生。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

此相應。

不亦過乎。

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於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

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第三節

劉辰翁曰。鳥出了產。情况自失。之狀故為。此不了語。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

踵。踵也。

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

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

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為。而在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矜之。

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傷殘於外也

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

別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

吾是以務全之也

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天不為覆故能常覆地不為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沈而為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為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

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屬辰翁曰詞緩而意

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

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

趾出

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為也

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

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

全德者生便忘生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

怪其方復

林本學子徒學子弟子也見其子姑若括中事林解作
學於老聃 學子老聃則七十以後名 錢曰非也鄧元鏡亦學從不至

彼且蕪以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

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其弊也遂至乎為人之所為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已效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為華薄也而華薄之興必由於禮斯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奈何故以為已之桎梏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第三節

劉辰翁曰
有俯憐之意
本對曰天
刑何言天
之罰之而
使之終不
得自在也

欲以直理真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後孔子之受天刑竟似視已為全人而不知他處

今仲尼非不真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嚮隨夫順物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嚮也影嚮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迹可遺名迹可遺則尚彼可絕尚彼可絕則性命可全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惡醜也

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

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

明物不由

無聚祿以望人之腹。權勢而繼

明非求食而往

又以惡駭天下。

明不以形

美故往

和而不唱。

非招而

致之

知不出乎四域。

不役思

於分外

且而雌雄合乎前。

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靈數

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靈數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

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

也。

未經月已覺

其有遠處

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

薄履之曰
言人之與
處而不能
去如雌雄
之相戀也

委之以國政

悶然而後應

寵辱不足以驚其神

汎而若辭

人辭

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

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

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

也食乳

劉辰翁曰乍似不切所引皆隱映自見于言外

動曰不見也於言已不見于其母也不得類

少焉駒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

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舍德之厚比於赤子無往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已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則雖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使形者才德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資

妻者武所資也戰而死

別者之履無為愛之

林本資字為十

禮記周人始置妻以歸棺

所愛屢者
為足故耳

皆無其本矣

妻屢者以
足武為本

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

全其

取妻者止於外不復使

恐傷
其形

形全猶足以為爾

採擇嬪御及燕爾新婚本以形好為意者由
形之全也無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也

而況全德之人乎

德全而物
愛之宜矣

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

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

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

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其理故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生
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

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
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

遇弗能不遇也凡所不為弗能為也其所
所為弗能不為也故付之而自當矣

禮希逸曰
新娶者免
從禮記有

日夜相代乎前

夫命行事變不舍晝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隨所遇而在之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奈之何哉

故不足以滑和

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

不可入於靈府

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至足者不以憂患經神若皮外而過去

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

苟使和性不滑靈府間豫則雖涉乎至變不失其兌然也

使日夜無卻

通以之兌兌悅也無卻外物不得擾其際也兌字四時內以春字無卻則不失其兌不夫其兌則言物有春

而與物為春

羣生之所賴也

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

順四時而俱化

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日平者水停之盛也則外不搖

順之曰日夜無卻與物為春者常應常也

天下之平莫
盛於停水也

其可以為法也

無情至平故
天下取正焉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內保其明外無情為玄鑒洞照與
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

德者成和之修也

事得以成物得
以和謂之德也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
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

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

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

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聞德充之風者雖復哀公

支離無服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

脰肩肩甕菴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

其脰肩肩

脰也如頸
二君把命
不為其為人
為念見者快
秦史記傳
敢倡本此
惟啟者

扁情一往則醜者更以天下之人皆多一目也
好而好者更醜也

王維稜曰
愈出愈益
怪奇

些節止諸德
形存於外也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其德懷人則物忘其好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

而忘德者乃誠忘也

故聖人有所遊。

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者德全也

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

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

德則得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

惡用商。

自然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也

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

言自然

而稟之

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膠者接也商皆用人也

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沈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所趣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為哉任之而自至也

聖曰不知德于天
大德而王會則實
受用者若若美
靈龜見其相
即食矣

有人之形

視其形貌若人

無人之情

掘若槁木之枝

有人之形故羣於人

類聚羣分

自然之道

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

無情故付之於物也

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

形貌

形若風德者名累

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第五節

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之所未能也故無情而獨成天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

物作威儀

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惡得不謂之人

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以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也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鷄鳴狗吠豈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顏孔之

鑿告掘深此
五杯完了而第
二節提論以
明德充答三義

際終莫之得也是以觀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

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

未解形貌之非情也

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

以是非為情則無是無非無好無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

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

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

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止於當也 林希生夫子莊子養生由神得神養于水也 外傷為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在之則身存

無以好惡內傷其身

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祇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

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

李贄曰行則倚吟坐則據梧言

有情者之
自困也
孫鑣曰
語作嘆息
意甚有恫
態

左傳秦鍼恨
選有罪而數
責之
選於後
團轉者之
自也

王宗沐曰
此篇直叙
體
劉辰翁曰
以大宗師
為道非也
其所自言
者皆大宗
師也
孫鑣曰矣
然登兩句
起却以至
矣總承之
句法甚奇

而臆

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内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
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睡
言有情者
之自困也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辭三君弟之
林君用叶韻
聖聖聖聖聖聖
聖聖聖聖聖聖

言凡子所為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睡此
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
生而況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為趣舍
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
陸西星曰觀聖子與莊子
知莊子何以與莊子為友

莊子南華真經卷二

莊子南華真經卷三

郭象注

內篇

大宗師

羊篇後漢論羊篇引其
寓言大宗師料象

破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
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今莊子見地由

知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
而外冥於物與眾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

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

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
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

南華經

卷三

一

天年休下生孔根

最好
袁宏道曰
古今宗師
未有不
生死者蒙
注語語破
生死之的

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為耳不為也不為也則為出於不為矣為出於不為故以不為為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不知不為而為自然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也

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

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眾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矣

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彊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間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

雖然有患
雖知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

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者則遇物而當也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有待則無定也 未智後欲其天年之時何如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我生有涯天也必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

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皆自然耳無知為後乃真知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第一節 從人出真大從知出真知

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亂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 注曰知我之通也

凡寡皆不逆則所順者衆

不雄成 知我而取之厚也

真人

李贄曰四稱古之真人及復終始問本之言以證之劉辰翁曰不逆寡象以為寡且不逆則所順者衆其意美矣

不恃其成

而處物先 知我而取之厚也

不暮士

縱心直前而羣士自合非謀暮以致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 知得實有命也

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 此句重起絕妙

登假於道也若此 此句重起絕妙

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為濡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

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槩

意於所遇哉

劉辰翁曰
大宗師語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

此語治身

無意想也

其覺無憂

當所遇而安也

其食不甘

理當食耳

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睡

釋其息深句

李贄曰此言古之真人其天機

乃在根本中來

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

氣不平暢

李贄曰嗑言若哇如飲食在喉吐而出之是易

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

此段直說死生

與化為體

其出不訢其人不距

泰然而任之

南華經

卷三

如

楊慎曰文
字宏恣維
暢小見其

條然而往條然而來而已矣

寄之至理故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

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
忘其生而猶復探求死意也

受而喜之

不問所受者何物
遇之而無不適也

忘而復之

復之不由
於識乃至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言古之真
人一任其
天之事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
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如
用心則背道助天
則傷生故不為也

若然者其心志

虛齋云三字是道為抱身所修事作
志非也此郭也作志解

所居而
安為志

其容寂

雖行而無
傷於

其類類

類大村
之貌

凄然似秋

鐵牛曰是
徑真人一
下視真人
世之教
每真个帶
一段

類類字亦
奇凄然

類類字亦
奇凄然

類類字亦
奇凄然

然八字極
取放之趣

南華經

卷三

五

殺物非
為滅也
煖然似春

生物非

為仁也

喜怒通四時性情之合也承上句來

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

與物有空而莫知其極

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
無物不空故莫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下其

世不為愛人由身及人至用兵利澤仍如嗷嗷之聲其意且通時

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也夫自

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

在天下煖焉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怨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

夫聖人無樂也直
莫之塞而物自通

有親非仁也

至仁無親在

理一如有存

天時非賢也

時之者未若忘時
而自合之賢也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唐順之曰
天時天字
疑矣字誤

南華經

卷三

六

不能一是之塗而就利
違害則傷德而累當矣

行名失已非士也

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
名當其實而福應其身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

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
受役矣安能役人

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

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斯皆舍己殉人
殉被傷我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不可為親疏不可為貴賤

與物同有
而非朋黨

若不足而不承

冲虛無餘如若不足也下之
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常遊於獨
有彘隄而重其角

張乎其虛而不華也

曠然無懷
乃至於實

邴邴乎其似喜乎

至人無喜暢然
和適故似喜也

真
舌
孫鑿曰造
語多階頗
似賦體

有能右我
然效之却
不難

南華經
崔乎其不得已乎

動靜行止常

居必然而之極
特進而進也
治乎進我色也

不以物遷也
傷已也
特而止德不廢也
德日見其止停焉也

與乎止我德也

無所趨也

厲乎其似世乎

至人無厲與世
同行故若厲也

警乎其未可制也
令涉而靜於高故不制于俗

高放而

連乎其似好閉也

綿邈深遠

恍乎其言也

不識不知而天機
自發故恍然也

以刑為體

刑者治之
體非我為

以禮為翼

禮者世之所以
自行耳非我制

先提四句法

進止自如德
色兼內外統

王維模曰
真是形賞
中出與季
札規樂文
法正同

詩字遠曰
以刑為體
者二句即
陰符教机
受前

以知為時

知者自時之
動非我唱

以德為循

德者自彼所
循非我作

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

任治之自殺
故雖殺而寬

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順世之所行
故無不行

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

時者不得已於事也

唐順之曰
殺即滿殺

夫高下相負不可違之流也小大指羣不得已
之勢也曠然無情羣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
歸人之極者奚為哉在時世之
知委必然之事件付之天下而已
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

丘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
有足。足於本也。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
於本也。本至
而理盡矣。

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此語相見心之刻。亦見其人。雖用俱也。

凡此皆自欲而成。成之不在已。則雖處萬機之
極。而常閑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慨然不
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

真謂至人之為勤行者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顏曰。丘高也。
凡有足者。皆不
能。起焉。於云
則。要也。至人
以。德。為。循。亦。閑
安。在。已。定。自
以。德。為。自。而
勤。曰。哉。

唐順之曰
無刻惡無
同異無天
人

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

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

其一與天為徒

無有而不 此天即起知天之所為人之所為一者天也

其不一與人為徒

彼彼而我 我者人也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夫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用勝故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任而玄同彼我

死生命也其有夜且之常天也

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且耳奚所係哉

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

夫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為晝夜豈有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憂娛在懷皆物

情耳非

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

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況乎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竟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在之則死生變化唯命之從也

天人 第三真人下 又帶一陰字

象宗道曰 子生于亥 死于丑此 一時之生 死日生于 朝死于昏 此一日之 生死春生 于冬死于 夏此一季 之生死

孫鑛曰當 作以父為 天解於義 方顯蓋所 謂顛倒錯 亂句法 劉辰翁曰 隨字辨論 雜傳 後曰人特以天為 父而身猶愛之者多

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

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避豈直君命而已哉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瀉以沫不如相

忘於江湖

與其不足而相愛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夫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為一曠然無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

在邪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死為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死與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方生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無逃之極

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也

夫無力之於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為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

顧曰藏舟於壑者自強如藏舟於壑也

形而後善其
若此哉每智
身不知老死
隨其後也若
知生死始末
又不善則知
藏天下於
其物適矣

唐順之曰
藏天下於
天下生死
只在一氣
中又云善
天善老善
始善終者
聖人也

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真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故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

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

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遯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

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

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生體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未獨喜也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有樂耶形者多何能如人之形耶且人之形者亦多何能如人之形耶如人之形者亦多何能如人之形耶如人之形者亦多何能如人之形耶

其為樂可勝計邪
本非人而化為人化為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

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遯

李贄曰反復旁詰無非明生之不足好

以下得道後收許多真人

揚慎曰大類老子本贄曰上言從道人若不若從道以道之為大宗師也故此以道言之

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為存於死為存於死為存則何時而非存哉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

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此玄同萬物而與化為體故其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

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 有無常之信故無形也

可傳而不可受

古今傳而宅之 莫能受而有之

可得而不可見

咸得自容而 莫見其狀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明無不待 有而無也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神帝而鬼神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人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轉何足恃哉

在大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

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為無高在深為無
深在久為無久在老為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
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內
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
得言久也終始常
無者不得謂老也

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

得之終古不惑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

襲崐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

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

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

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

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道無能也此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
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為
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已
漚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
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為之
哉故為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已
為也而為之則
傷其真生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

何也曰吾聞道矣

聞道則任其自
生故氣色全也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

第六節

于宗沐曰
直述文字
便如此結
得方是奇
手後人模
倣便堆垛
蘇希逸曰
馮夷水神
肩吾太山
之神禺強
西方之神

至宗沐曰
此篇短小
然此首莊
子有意為
文處

已下皆引事

孫鑛曰文
勢險特是
對境深談

其操觚而
墓者
劉辰翁曰
此兩語有
評泊可作
古今人品
孫鑰曰參
七九是修
根真人

孫鑰曰凡
此數句語
通是讀書
而後有得
微出許多
奇字也是

可特到了
耳端之造

唐順之曰
殺生者不
死生者不
不生即死

夫。一。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

外猶
遺也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

物者朝夕所
須。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清明。學。徹。如。平。旦。

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
安。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朝徹不俟七日九日也。

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
之所接。斯見獨者也。

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與獨
俱往

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
以無係無惡。然後能無死無生。

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

死者未嘗
死生者
未嘗生也

任其自將
故無不將

無不迎也。

任其自迎
故無不迎

無不毀也。

任其自毀
故無不毀

無不成也。

任其自成
故無不成

其名爲櫻寧。

夫與物冥者物繫亦
繫而未始不寧也

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

物繫而獨不繫則敗矣故
繫而在之則莫不曲成矣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

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

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詭聞

之玄冥有氣之名暖者也

玄冥者所以
名無而非無

玄冥聞之參寥

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
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

第...章

參寥聞之疑始

疑身始而事終有始也數句皆以言存道見之得

夫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王宗沐曰此篇短休而文奇甚孫鑠曰造語奇險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春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診

王宗沐曰以下二事皆明生死一體劉辰翁曰偉哉有平視造物之意孫鑠曰此病狀異同

人謂世論

診陵亂也

其心閒而無事

其病臨之陰陽若已絕不相涉又言其心閒而無事多矣此物氣以俸

不以爲患

跌躩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物嗟耳

若人之形者多但向未拘也此

孫鑠曰更奇更險

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

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鴟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

乃自翻等論議此等文字真甚前無古

有率經

卷三

斯也

神為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浸漸也夫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也

且夫得者時也陶淵明曰何復得此生

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

失者順也

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

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一不能自解則眾物共結之矣故物結之理上陰陽氣有能解則無所不解則無所而解也

且夫物不勝天天不能無晝夜我安又何惡焉

此能無死生而惡之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

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

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叱無為怛之也

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

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

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超於父

母

王六沐曰

孫鑛曰奇

彼謂陰陽
新解通

生死

孫鑛曰妙

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
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

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時當死亦非靡禁
而橫有不聽之心適足悍逆於理以速其死其
死之速由於我悍非死之罪也
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為彼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理常
俱也

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鑄錐大冶必以
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耶人耶夫造

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

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也亦猶金之踴躍世皆知
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
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為哉生非故
為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

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
可哉

人皆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故明已之無異
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可也
成然寐遽然覺

寐寤自若不
以死生累心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

孫鑛曰兩
句以收奇
絕

王宗漢曰
如此結得
更奇

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

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在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

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

無所

相忘以生無所終窮。

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任化無所窮竟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若然者豈友哉蓋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

莫然有聞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

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

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

人哭亦哭俗內之迹也齊死生以死為反則其生為表可知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志也以為真則其生為假可知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

笑曰是惡知禮意。

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於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在誠慈不在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

劉辰翁曰而有此理

龜辰翁曰我猶為人猗一語且悲且恨

孫鑠曰此意猶圖阮嗣宗謂禮豈為我輩設則太放

揚真曰為
吾人之言

屬獨其曰

莊子曰

言向神

氣原壤

自歌天地

問自世

不事世絕

俗之學

靜多言以

其為歸宮

目之家也

乃求抗潰

鬼仙其匠也

金坑愈悽

人怖畏。生

不但畢物也

豈但人死

畢物也

王維禎曰

無功列入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

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

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夫理有至極外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

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

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

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

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觀其與羣

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觀其體化

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

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

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

迹而寄方外於數子空忘其所寄以尋迹能之

大意則夫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

書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

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徃弔之丘則陋矣

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於方外則陋矣

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皆冥之故無二

彼以生為附贅懸疣

若疣之自懸贅之自附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

以死為決疣潰癰

若疣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

月卷經

卷三

三

云是為

仲尼曰

子貢曰

子貢曰

子貢曰

子貢曰

子貢曰

子貢曰

子貢曰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

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

假於異物託於同體

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故所假雖異而共成一體也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任之於理而冥往也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五臟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變化之塗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

也及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

所謂無為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

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

哉

其所以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真物也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

曰丘天之戮民也

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是

孫希逸曰假於異物便是圓亮通水火風之論

以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
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
乃天人之所
不故者也

雖然吾與汝共之

雖為世所桎梏但為與汝
共之耳明已恒自在外也

子貢曰敢問其方

問所以遊外
而共內之意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

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內
然後養給而生定期莫不皆然也俱不自知耳

故成無

為也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各自足而相忘者天下莫不
然也至人常足故常忘也

子貢曰敢問畸人

問向之所謂方外而不
糴於俗者又實在也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

夫與內冥者遊於外也獨能遊外以冥內任萬
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
人而侔

於天也
於命之情在人君子也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子貢曰
難得如此
張若

魚在池則江湖
也

第九
本青曰要
見有華之
意直以警

有卷經

卷三

三三

世之體情
者直謂世
之君子皆
天之小人
也

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

魯國觀其禮而顏回察其心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

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

唯簡之而不得

簡釋死生而不得其果若春夏秋冬夏四時行耳

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沙生死槩意而付之自化也

不知就先不知就後

所遇而安

若化爲物

不違化也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

不知之化即為所不知之化也

死生宛轉與化為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辨未辨而豫憂者哉

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死生宛轉與化為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辨未辨而豫憂者哉

劉辰翁曰死者化矣不知化之將及已乎未也卷然若身化爲物以待之

南華經

卷三

二五

死後

此係上條手寫物

已死之後哉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生也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為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夢未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哉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

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

做不以死生損累其心

有且曰死生無情死即自生而死於昨日居者為今且遠入

似形骸之變為且它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為死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及

雅子乃其所以也

乃是作彼
免吾是作
我親

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也故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自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

而不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吾即我相

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彌貫古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為淵

言無往而不自得也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夢之時自以為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邪亦焉知其非覺邪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時而足惜也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唐順之曰造適得意也不及笑為至樂笑猶有意也而不及安排則無意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

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于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資者給濟之謂

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

由曰而奚來為軼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削汝

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言其將以形教自虧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

不敢復求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

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

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

林希逸曰軼語助辭孫鑛曰險字
三言即下死此
三言即息仁義
始曰本莊坐忘
命是遊於藩
道也
也

河辰翁曰
齊其美

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

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亦有須治鍛而為器者耳、故此之三人亦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也、此皆寄

今見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剝使我乘

成以隨先生邪。

夫率性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黜補剝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棄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

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

師乎、擊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皆自爾耳、亦無愛為於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

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日新也

覆載天地、刻彫象形、而不為巧

自然故

此所遊已

遊於不為焉

顏回曰、回益矣

道之大名曰理
仁義是此

第十一節

南卷經

卷三

三

以損之
為益矣

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故猶未玄達

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

可矣猶未也

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

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

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

道在坐忘

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為體而無不通也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

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

化則無常也

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與與子桑友而

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

此段言忘忘者有淺深也國別物親其所以也如但則未始忘也均與常

第十二節

將簡造物

釋讀下片
抄點入
畫境

此二人相為於無相為者也今裹飯而往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為而後往也

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

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

歌詩何故若是

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

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

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應帝王

老子云王法天法地法道法自然此篇

不知也

道在要命

第十三章

帝王也

帝王也

帝王也

帝王也

帝王也

帝王也

帝王也

不及泰氏

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名之哉未知嘗名何

勝負之有邪然無迹者乘羣變履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

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

非人

林本曰補根在一藏字錢曰恐九在要字

夫以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唯以是非為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

見要人而得

道

卷三

三

之竟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也

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

牛

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哉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

其知情信

任其自得

其德甚真

任其自得

第一節

唐順之曰 意前是出

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哉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

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

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

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

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

以已制物則物失其真

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

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在不勝也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

全其性分之內而已

外非

見欺德以治外非

於人道而非出於天 道也未始入于非人 泰氏之于 天道不期 而合也 劉辰翁曰 日中始喻 中古也 孫鑛曰此 下三節俱 論治天下 之道大畧 相同俱主 在無為然 意似淺 孫鑛曰鑿 河何難當 是于海中 鑿一河耳

正而後行

各正性命

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不為其所不能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

以避熏鑿之患

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

王在之而不為則自存也

而曾二蟲之無知此段言以我強人不如人之自正也

言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

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

豫也

問為天下則非起於大初止於玄冥也

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

任人之自為

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

有之鄉以處壙垠之野

莽眇羣碎之謂耳乘羣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而無狹滯之地

林希逸曰
節猶何故
也注訓法
字法亦故
也崔氏作
焉

見法法順自
也乃順多
道

袁宏道曰
欠不容易
不高羅不
繁獸不深
法不多民
不誦道不
於士不岐
也

楊慎曰來
田來藉俱
古語
李贊曰賤
而其之

汝又何昂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

言皆放之自得之場
則不治而自治也

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

任其性而無所
飾焉則淡矣

合氣於漠

漠然靜於

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不別無私天下治也
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

老聃

學道不勤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

也胥易技係勞形休心者也

言此功夫容身不
得不足以比聖

且也虎豹之文來叩獲狙之便執爨之狗來藉如

是者可比明王乎

此皆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
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

陽子居蹇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

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天下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王
之功也然功在無為而還在天下天下皆得自

南華經

卷三

三

在故似非明王之功

化貸萬物而民弗恃

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恃賴於明王

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已名故物皆自以為得而喜

立乎不測

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

而遊於無有者也

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真物則造物不暇何暇遊虛哉

見立乎不測
遊乎無有者
應帝之道

王宗沐曰此三換體而文字簡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

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不意自聞死日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

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

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卵腹子雌而卵于雄也才色而雌于雄也則無卵矣

言列子之未懷道也

孫鑛曰文含動有肯力附句見音陰字見見色机軀最圓妙細玩有不盡之妙劉辰翁曰雄者眾雌之所宗也卵者離乎母者也我且為雌何至為所感動而有離乎母之事哉甚言雌

之不可為也
孫鑛曰相
宗處彷彿
似泰神

孫鑛曰俱
是樞觀家
字面

林希遠曰
地文猶神
象修觀之

名

引靈子示多
或以明愈進而
愈深未始覺
宗者且推
王之道

勤於樞家
仙觀之名

本主表曰
三者皆謂
之机以其
動之微可
得而見也

搃与采節
濕地反

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亢其一
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

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

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槁木同其不華濕灰均
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
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
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爾一也
今季成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觀其神
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

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
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六意
也

是殆見吾杜得機也

德機不
發曰杜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

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

杜權矣閉藏中却有權要貴見昨日所見之同也

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
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

劉辰翁曰
九字精妙
難盡

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
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

名實不入

在自然然而覆載則天機玄
應而名利之辭皆為棄物

而機發於踵

常在極
上起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機發而善於
彼彼乃見之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

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

偏勝也

太冲莫勝与
夫境地文皆
觀名本冲
氣在

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

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

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闢

鯁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

有九名此處三焉至此總收另得一段文勢波瀾

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故雖
流之與止鯁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

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
異而玄默一焉故畧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

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
淡然而自得泊乎忘為也

葆鑑曰鯁
桓是衡氣
机止水是
柱德机流
永是善者
机九淵止
舉三最妙
列子全述
便意味短

此豈徒務上三
向言綱者限
外則三才氣
作濡米汁也水
成淵如者泡沫
浮于水面如米
也觀象也桓

龍

卷三

三十五

任物故
無迹

盡其所受乎天

足則
止也

而無見得

見得則

亦虛而已

不虛則不

至人之用心若鏡

鑒物而
無情

此應應之實

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來即應
去即止

故能勝物而不傷

物來即鑒鑒不以心故雖

北海之帝為儵
南海之帝為儵
中央之帝為渾沌

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

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

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為者
敗之
者
眼
在
此
佛
家
所
謂
退
賊
作
子
身
也
此
段
言
有
者
則
傷
其
目
也

劉辰翁曰
以為報德
甚奇凡皆
愛之不知
其害
孫鑿曰徒
然其目其
是奇也第
太險其末
大難也

林虛齋曰七篇一篇終要皆為一歸之鉤
道遠也三有用無用然則物備之用與蝶言
物化者生至三火傳德充符三以臣白鳴人
問世之命也夫刺七篇都皆初撰修德混
此一設指三曰七日而混沌死言七篇每篇
一數之機其然矣無言矣難此者復
也之無言矣

乙卯八月三日董氏子桂已四日
書矣





